

(香港) 岑凯伦著

飘落的梦

芳草连空阔，
残照满，
佳人无消息。



247.57 52
791

746221

贵阳学院图书馆
期限

247.57
720

飄落的夢

[台港] 岑凯伦 著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746221

(川)新登字 007 号

责任编辑:胡波

封面设计:少梅

飘落的梦

岑凯伦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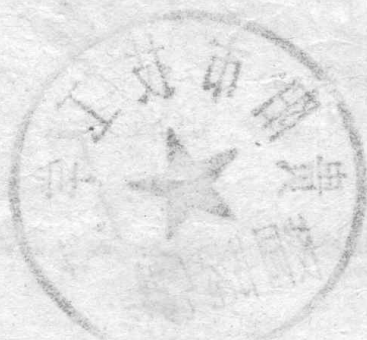
开本 787×1092mm 1/32 字数:130千

印张:6.5 印数 1—10000册

ISBN7-5411-1215-1/I·1135 定价:5.98元

内 容 提 要

“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这个故事里是以神迷的情书，梦幻方式为红娘，牵线搭桥，在无言的结局中，引出了一段段爱恋梦想般的爱情奇迹。



法式建筑的花园公寓里，一阵吵闹声，打破了昔日宁静的庭园。

吴静雅终于搬了出来。

终于，是因为她自十二岁开始就想离家出走，人家是与母亲和不来，她则与父母亲都无法勾通适应。

静雅形容她的少年期：“如一个人被麻布袋罩着身体遭拳打脚踢，有怨无路诉。”

也许是过份了，这是她身受感觉，别人很了解。但是过去的，也是过去了，尤其不能令静雅释然，那过去的每一天都是她生命中宝贵的一部分，一去不再回头，她为自己不值。

更加迫切地要搬出去，一待大学毕业，找到第一份工作，立刻在中等住宅区找到了小小公寓房子，租了下来，并且把历年为小孩子补习的节蓄取出装修小小单位。

现款都花光了，静雅每天晚上吃一只长条法国面包。

但是值得，这是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两年后，她要把这幢小公寓分期付款买下来，她不在乎是否能够找到理想伴侣，她并不希企异性来接手料理她的生活，她决意凭双手去赚取她所需的一切，十块就是十块，二十元就二十元，不好高，不鹜远，脚踏实地。

静雅要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现代女性，不是单凭嘴巴嚷嚷独立，然后一见到男人，立刻双膝放软的充头货。

这是心态问题，静雅见过一些前辈阿姨姐姐钓金龟的悲剧，连时间精力肉身灵魂都赔贴，沾沾自喜做着毫无希望的独本生意而毫不自觉……

生意？是，因为女方有所企图，她拿她所有的去换她所需的，便是原始的生意交易。

感情中渗了这么复杂的因素，怎么能平起平坐。

这时，也是静雅做人唯一原则。

这时，在男人眼中，她也是，聪明伶俐圆滑得过了头的时髦女性。

唉，且把吴静雅严肃的一面放下，齐来看看她活泼的日常生活。

话说静雅已把公寓装修得七七八八，这个属于她的小天地充份表露了她的爱好与品味。

客厅架子嵌一只钟，她决定到古董店去选只三四

十年代的座钟，最好数目字有夜光的那种，熄了灯也看得见绿的萤光字。

静雅很遗憾，父母什么资产都没有留给她，吴老太是那种防子女如防贼的老人家，一次黄金价格暴升，静雅认为应该出货套现，提醒老母几句，吴老太却说：“金子？我哪儿有金子，今天天气好热，你吃过饭没有？”

静雅马上明白老妈的心理，以后都没有再提过一个字。

怎么又说到这种题目上，好生无味，人生路上总有荆棘，与这篇故事，一点联系都没有。

这个故事，主要同静雅要买的那只钟有关。

那天下班，她经过一间小小古董店面前，驻足，即时看到她心目中的时钟。

外型精致，钟座用木制，钟面上写着阿拉伯字母一、二、三、四，萤光粉清晰完整，是一次与二次大战期间的式样，静雅微笑，她喜欢它。

推门进去。

这种开在猫街的所谓古董店铺，卖的大都是什么货色，本地人与游客心中也都有数。

静雅预算的极限是一千大元。

掌柜的是一个年轻人。

静雅笑说：“我想看看橱窗里的那只钟。”

年轻人剑眉星目，本来一脸笑容，听到静雅这句

话，有点尴尬，说道：“对不起，那件货是非卖品。”

静雅一怔。

当然，这是他们做生意的一贯手法。

客人看中什么，什么便即时变成非卖品，好让客人更加希望得到它，以便漫天讨价。

静雅问：“不卖，搁橱窗里干什么？”

年轻人很坦率：“吸引顾客。”

“你还有什么类似的座钟？”

“有，请过这边来。”

一边搁着三五座粗糙的仿制品，售价也不相廉。

静雅摇摇头。

“不喜欢？”

“不喜欢。你们只有这些？”

“对不起。”

“你是店主？”

“正是。”年轻人微笑。

不象。

年轻人解释：“叔公半年前过身，把这家店留给我。”

“生意好吗？”

“托福，还过得去。”

“年轻人斟上一杯香茗。”

“我告诉你怎么样，我给你八百块，买你橱窗那座

钟。”

年轻人笑了，摇摇头，“非卖品。”

静雅又说：“一千块，我出得一千块。”

那年轻人说：“我叫杨剑秋，贵姓大名？”

“吴静雅。”

“吴小姐，那座钟是非卖品。”

“世上没有非卖品这事，关键在你想卖多少。”

杨剑秋一怔，这个女孩子好厉害，他性这么强，说话竟如此直率。

他说：“它是不祥物，叔公说很少人降得住它，不卖出去，也是为着顾客好。”

静雅正有空，听见这话，好奇心大炽，又见没有其他顾客上门，便坐下来，问他：“怎么不祥？”

杨剑秋端的好涵养，笑笑说：“你不会想知道。”

静雅有点不好意思，人人皆有私隐，不一定肯告诉陌生人。

她搭讪的说：“谢谢你招呼。”

“有空再来看看。”

静雅告辞。

杨剑秋送到门口。

他穿白衬衫及卡其裤，自有一股潇洒之气质，静雅十分欣赏。

她朝他笑笑，截住一部街车，回家去。

卖不卖到那座钟，倒是其次，她不过用做装饰用，没有它，也可以卖别的，现在她感兴趣的，是钟背后的那段故事。

不祥，怎么不祥？

静雅很想知道。

第二天中午，静雅又逛到杨家古玩店去。

橱窗中那只钟不见了，啊哈！静雅大乐，可逮到了，昨天还说不卖，今天遇到慷慨的客人，马上易主。

她推开店门，指着杨剑秋笑问：“你把它卖了多少？”

杨剑秋抬起头，见是静雅，心里先有三分欢喜，见她如此活泼烂漫，更添两分好感，他决定作弄她，慢吞吞地说：“卖掉了？没有卖掉，我取下来抹油。”

静雅一听，知道自己太过武断，立刻气馁，怪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杨剑秋忍不住笑起来，同时轻轻把座钟搬出来。

静雅一看到座钟，更加爱不释手。

一次生两次熟，杨剑秋又对这个女孩子十分有好感，更安慰她：“它真的是非卖品，来，我把它的秘密告诉你如何？”

静雅的精神又来了，“真的？”

“我知道你有兴趣。”

静雅坐下来，聚精会神地预备听故事。

杨剑秋看着她，心想：这双大眼睛好动人，他咳嗽一声，才能集中思维。

“叔公说，这只钟，有奇幻神秘的力量。”

静雅诧异，“是吗，它能够做什么？”

“它使你做梦。”

静雅真正遭到迷惑了，“梦，什么梦，美梦抑或是噩梦？”

“两者都有。”

“怎么可能？我不明白，请说得详细一点。”

“你看见钟面的十二个数字吗？我家叔公说，每逢时针与分针在午夜十二点正会合的时候，奇怪的事会发生。”

静雅趋身过去，“什么事？”

“指针不再移动，时间停顿下来，这只钟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去。”

静雅先是呆呆的听着，忽然之间，她觉得这个故事荒谬得无以复加，忍不住仰起头大笑起来。

然后她站起来，“我要回公司了。”

杨剑秋看着她，“你不相信这故事是不是？”

静雅很婉转地说：“你讲故事的技巧可能不太好。”

杨剑秋气结，他摇摇头，“不信随你。”

“我不是不信，我只是不明白一只小小座钟如何控制空间。”静雅用手托着腮。

“我也不明白。”

“你试过没有？”

杨剑秋摇摇头。

“你叔公试过没有？”

杨剑秋答：“恐怕有吧，他一直说人类渴望未卜先知是最愚昧的行为。一旦知道将来的事，目前的生活就没有意义。”

静雅不为所动，她说：“一千块买你这只钟。”

杨剑秋摇摇头：“但我今夜可以请你吃饭。”

“好，我下班来找你。”

静雅临走之前用手摸一摸座钟。

那天她做得比较晚，扬氏古玩的店主并没有不耐烦，他在店堂等她。

两人吃了顿很舒服的日本菜，天南地北无所不谈。

杨剑秋在大学里念的是商科，谈吐幽默，静雅喜欢他那股悠然之态，他并非与世无争，积极中却不强求，与时下一般穷凶极恶争取年轻才俊是有点分别的。

他送她回去。

静雅道别时问：“那只钟，真可以把人带进未来？”

杨剑秋笑，“你不会相信这种事。”

“不，我的思想很开放，很愿意接受新事物。”

“那只钟已有好几十年的历史了。”

“你会不会把钟借给我放一个晚上？”

杨剑秋仍是摇头。

静雅抱怨，“你这个人，乱卖弄神秘感。”

他把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笑，明天轮到你请我喝下午茶了。”

静雅乐意地点点头。

她与杨剑秋开始约会。

静雅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一个男生。

但是每次到古无店去，她的目光总忍不住落在座钟上。

一次她感叹的说：“我们生命受时间控制，千真万确，粉红色婴儿终于也会变成衰翁老妇，每一只钟都是神秘的，是，它们的确有不可告人的力量，因为它们把时间具体地用时针表现出来。”

剑秋笑她，“给你这么一说，我看到钟都怕。”

三月，是静雅的生日。

剑秋与她一起庆祝。

静雅心生一计，问他：“我有一个愿望，只有你可助我达成，杨剑秋，你肯不肯出一臂之力？”

剑秋一则不虞有他，二则是女朋友的生日愿望，便爽快的答应：“当然可以，义不容辞。”

静雅慧黠地笑，“喏，是你自己说的，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不准食言。”

剑秋这才觉得不妥，静雅是个鬼灵精，有许多匪

夷所思的想法，一下不小心，就会着了她的道，但是他愿意，他不怕。

于是他说：“你说吧。”

“很简单，杨剑秋，把那只钟借给我，让我带回去，明天还给你。”

杨剑秋呆住了。

这女孩子真叫人防不胜防。

静雅见妙计得逞，不禁拍手称好。

剑秋沉默。

静雅说：“不过是一只钟而已，你怕什么，怕午夜会有一只精灵自钟内钻出把我抓进第五空间去？”

剑秋很勉强的说：“好吧，借给你。”

“谢谢谢谢，你放心，我会好好代你管理它。”

“我只恐怕你会失望。”

“不要紧，至少可以证实令叔公是太过多疑了。”

杨剑秋在跟着的时间里变得沉默，静雅知道他不悦，但是好奇心战胜一切，她心内抱着歉意，决定有机会要好好补偿剑秋，但今天，她不会撤消原意。

剑秋把钟捧出来给她。

钟颇重，静雅小心翼翼，生怕有什么损害，担当不起，老实说，她也有点后悔，太任性了，影响剑秋情绪，但骑虎难下，只得过了今晚再说。

座钟放在她家那只柜上，倒是天衣无缝。